



地獄天堂

—— 一个吸毒者的血泪诉说

王云香 著



群众出版社

地 狱 天 堂

——一个吸毒者的血泪诉说

王云香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200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狱天堂：一个吸毒者的血泪诉说/王云香，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6

ISBN 7-5014-3188-4

I. 地… II. 王… III. 纪实文学—中国 一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6456 号

地狱天堂——一个吸毒者的血泪诉说

著 者：王云香

责任编辑：曾 惠

封面设计：王 子

责任印制：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 67633344 转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BS.com

信 箱：qzs@qzCBS.com

印 刷：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数：252 千字

版 次：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14-3188-4/I·1349

印 数：00001—11000 册

定 价：18.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序

朱琳 王成富

吸毒和戒毒，始终是人们一个恐怖而又沉重的话题。毒品给吸毒者本人带来的肉体摧残和心灵创伤；给美满家庭和社会稳定造成的破坏和混乱，不亚于瘟疫和战争。

《地狱天堂》这部书是通过文连平的血泪倾述，记录了他从吸毒到戒毒的整个过程。作者忠于倾述中的地名、人物、故事情节等；在其真实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学整理和艺术加工，使之成为具有广泛教育意义的感人至深的文学作品。

文连平——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幼年时因家庭姊妹多生活条件差而书读得很少；成年后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窘况，他不辞辛苦到处奔波去挣钱；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已拥有资产几百万。生意场上他讲义气、好面子、舍得花钱。一次为了争口气他接触到毒品，于是他由试到吸，由少到多，由自己到全家，一个可怕的吸毒递进和扩散过程，幽灵般地控制着他，没多久，他的几百万资产已经挥霍一空；妹妹、弟弟在他的影响下吸毒后相继死去；妻子从吸毒到贩毒，至今仍在狱中服刑。

千金散尽、家破人亡令文连平痛不欲生，他曾经有过逃避现实的念头，可是，一旦当他看到自己幼小的儿子时，他的心又软了下来；这样也觉得对不住死去的妹妹和弟弟。

几经反复后，他决定彻底戒毒。

吸毒容易戒毒难。当毒瘾发作时，他让人捆住手脚强忍折磨一秒一秒地挨，挨过了艰难期，对于他也就等于挨到了希望。从新疆戒毒

回家后，妻子戒不了，为了远离毒品，他无奈同妻子离了婚。生活对于他，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十几年来，他戒毒很成功。戒毒后，他从卖“麻辣烫”开始，直到开“陕老大”三鲜煮馍馆打出自己的品牌，他重新找回了当年奋斗的勇气和信心。按文连平的话说：“我的命运是和毒品联系在一起的”，确实，吸毒将他拉入地狱，戒毒又让他回到了天堂。

文连平的吸毒虽然具有偶然性，可是，毒品给他造成的种种摧残和创伤，却是刻骨铭心的，也是必然的。他向作者的血泪倾诉，是想让大家了解他那段不堪回首的辛酸往事；是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教育那些正在吸毒而又不能自拔的人。文连平的戒毒被当地媒体披露后，一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地狱天堂》这部纪实性作品，结构完整、语言犀利、感情细腻，能让读者的心随文连平的命运时而悬起、时而跌落、时而怨恨、时而又去悲哀。作品旨在让大家了解文连平，了解他从吸毒入地狱到戒毒回天堂的整个过程；也在告诫大家一定要热爱生活、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2004年5月31日

1

我吹着悠扬婉转的口哨，穿过楼道，向邢德他们几个住的房间走去。舌尖比早晨露水中的小鸟还要轻盈，嘴撮起来，声音便在我年轻的两唇间跳跃开来，调皮地流水般地溢向四周，陌生人向我投来注视的目光，一阵激动引起的骄傲顿时传遍全身，有人打开门探出脑袋朝我看，我大概是他们眼里俄罗斯乡村的夜莺，沾着泥土和青草的素香。我这人即便到了晚年，仍然会保持着性格中永不衰竭的天真朴素与热情，喜欢带着孩子气生活。我挥舞着手，用最滑稽的面相回敬着那人的好意。口哨继续吹着，增加了几分得意。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小伙子，五官像个外国人，从我身旁走过，还朝我拍起手来，嘴里不知说着什么，我听不懂，也许是在笑话我，但是却更像是在赞美我，夸奖我的口哨吹得好。我向他耸耸肩膀，他用肘部撞我一下，我们笑着走开了。

邢德他们每次都包那间房，我去过几次，不用打问，便径直来到他们门口。走到门跟前，口哨声像鱼儿碰上了钓杆，悄然消失。咽了一口唾沫，仰头看看没有特征的门楣，抬起的手要推门也停下来。我多少有点犹豫，面前隔的不像是一道门，倒像是爬不过去的一座大山。我站着没动，也没有回我房间去，而是静静地听他们在



说些什么。

他们当中，除了邢德我认识以外，其他的五六个都是通过邢德认识的，最多见过两三次面，一点儿都不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

邢德我认识不说，还是我的好朋友，二十岁以前，我们有好几年在一起共过患难，同舟共济。手头拮据时，我们买一碗饭会推来推去相让着分享，在没有粮食填饱我们饥饿的肚皮的挣扎中，彼此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友谊使我们胜似亲兄弟那样难分难舍，以后我们各奔东西去讨生活，从此便失去了音信。没想到几个月前，我到广州去取货，在人海茫茫的十字街头，我们彼此想念对方的两个好朋友又见面了。

有个人从身后拍了我一把。在广州，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只有一面之交的生意人，事办完就散，谁也不记得谁，有哪个人会和我打招呼。回头一看，竟然是邢德。别提那天有多高兴了，就像头顶的天空那样湛蓝明朗，我告诉他，我现在在做服装、皮带、皮鞋生意，来广州是取货回西安批发的。他也告诉我，他做的生意跟我差不多，也有服装，不过他做的服装是从加工开始，直到柜台零售，一条龙服务。我焦急地问他，我是一个人在跑，你也是一个人吗？他指指身后站着的几位，这时我才发现他们五六个站在一旁一直在打量我。

“我们几个一起做。”邢德操着沾了点广东味道的北方话说。

“老大。我们的大哥。”有个胖点儿的说。另一个高个子也同时说，“我们都听他的。”对于邢德，我真挚的朋友，钦佩之情难以言表，我握住他的手久久不肯放开。

各自办完事以后，我们一同吃了晚饭，举杯饮酒叙旧话新。邢德问我住在哪里，当他知道我住的地方离他们太远时，又带我去看他们住的地方——山外山大厦。他建议我搬来和他们一起住，他说那里安全，如果出现纠纷，解决起来也方便。我不假思索，以后来广州也住进了“山外山”。

当时，我们都比较忙，点了一支香烟没来得及吸，好朋友就分手了。邢德把我送出门，他的那几个伙计也来送我了。邢德不住地说我的好话，向他们几个介绍我如何如何英雄，听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心里挺舒服的。

一个人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感到特别孤独，那个晚上，一切都变得孤零零的，树木、路灯、房屋，连那些手挽手的情侣们，看上去都像大山里的电线杆子，一个和一个毫不相干。广州人走路快，到广州来的外地人也会一反常态，甚至表现出赛过广州人的速度。挥手作别时，我一回头，看见邢德和他的伙伴们已走过树篱，那个胖点儿的伸手拽下一片树叶，向空中一掷，眨眼的工夫，他们全都被墙壁掩去了。

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多月以后。这次我住进了“山外山”，我们住在同一座楼上。又是一个晚上，我正要去找邢德，邢德到我房间来了。我们闲聊了一会儿，很快我便开门见山地告诉他，我想入伙，和他们一起做。我告诉朋友，自从见了他们以后，觉得自己一个人太孤单，太艰难，没有照应，也太寂寞。

邢德比我大六七岁，做事比我老道沉稳，听完我说的话，他停了半天，然后对我说：弟兄们一起干，都不容易，我一个人说了也没什么不行，但是伤了和气，会对你、我、大家，都不好。

听了朋友的话，我悟出了一点儿话外之音的意思，牙齿刮着嘴唇，头扬起来望着天花板，保持着沉默的姿态。

楼道传来洗手间的声音，邢德的伙伴们在大笑，门一定没关，声音很大，笑语不止。邢德没有吸我递过去的香烟，把烟在茶几上踱来踱去，烟末撒下一片，像些芝麻粒。他望着我站起来，烟仍然拿在手中，叫我到他那边去。“和他们别那么生嘛。”说着，我们走出门。关门声响过后，楼道像深夜似地宁静了好久。

我依然站在他们的门口在听，想起前两次见面心里很不好受。我害怕见那几位不生不熟的面孔，对我极不情愿地假装热情，朝我



胡乱点一下头，或者用简短的话语问我一声，不等我回答，看也不看我一眼，就再也不理我了。他们丝毫没有与我为友的意思，拒我千里之外，在我和他们之间设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防线。我后退了一步，这时才注意听到里边：他们没有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我知道，没有声音时他们在干什么。我借着就要撤退的懊恼所产生的勇气，叫了一声：开门。他们听出来是我，有人把门打开，我走进去了。

时间再过去十几年或者几十年，直到我老迈无用，双眼昏花满头堆雪，行将就木奄奄一息扑向我的生命时，我依然无法抹去曾经最黑暗、最可怕、最令人悔恨不已的那个日子：夏日。雨夜。广州。还有我：26岁，黄金正在打造我的年华和青春，有爱妻、有骄子。另有：一片烟盒上拆下来的锡纸，几根一擦就着的火柴，材料都已经齐全了。哦——让我别过脸去，我无法面对我告别了人世的亲人；现在还活在人世间的，以及关在监狱里仍然在服刑的离了婚的妻子。一切的亲人们，我热爱并热爱我的朋友，和我的生命一样宝贵的我的16岁的儿子——阿尔文。哦——让我转过身去吧，我要背对着他们。别让我看见他们，也让他们不要发现我的存在。然而这有什么用呢，就算把整个世界都挪到我身后，我，仍然会冷峻着双眼，目不转睛地看着，摆脱不了那个时时刻刻附着在我身上的那个自己。

那个日子无情，还有比那个日子更加残酷无情的东西，那就是抹不掉已经发生过的事实。今天已不是那个日子了，那个日子却跟踪而来，揪住我的衣襟，比影子更紧密地与我相随着。我跑呀逃呀，然而到处都是那个日子，找不到没有那个日子的一小块地方叫我藏身。我静静地一寸地面一寸地面地搜寻过去，又追逐着天空上的云层，一缕缕清点过去，宇宙间的一切都贴上了那个黑夜的标签，在那个日子里，为我的无知行为被迫做了殉葬品。

泪水一到眼边就被我堵回去了，我已经失去了哭泣的尊严，没



有经历过那个日子和以后四个春秋的人们，你们是无法懂得一个人在无知并理性丧失的岁月里，丢失的将是全部：欢乐、幸福、轻松、甚至与邻居很随便地抬起头来，相互看着对方打个招呼；向朋友畅开胸怀诉说苦衷；坦然地在幽静优雅的小路上散一会儿步。那段日子里我曾在派出所里被劝导教育过，几天后又被送回家来，没有人敢问我这几天不在，到哪儿去了；我的目光躲着一切人，沉默是我惟一走出门以后态度上的选择。而我这人又偏偏不肯做一个被人轻视的人，想一想，我会是什么样子呢，像只纸老虎一样，尽管身体里头一根骨头都没有了，却还要做出一付目空一切的样子：胸脯挺起来，头扬着，在你无视我之前，我首先在精神上居高临下俯视着你。四年之后，我开始一天天走向一个人用良心和悔恨搭建的断头台，我的进程没有哪一天是停止的，越是靠近断头台，我越是能够感觉到我新生的来临；子夜的钟声响过，秦岭山脉安然入睡，仿佛可以听到那个在断头台上求死的头颅之上站着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他大叫着，挥着双手：让我的人生重来吧。叫我和一切初生的孩童们站到一起，开始我的人生。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人们，我是个先知先觉的人，我经历过一切，为了这些无形的财富，整整花掉了我四十年光阴。

手抚摸着下巴，过去的岁月在蹂躏中呻吟着，揪住一根胡茬，指甲掐紧，狠狠地朝下拔，忍住疼痛，拔了几十下也没有拔下来，有些气馁，便下床走到窗前。窗外是秋雨绵绵的夜空，广州的那个夏日夜晚也在下雨，雨也下得这样大。到邢德他们的房中去，我像在有意无视他们一样，望着迎面敞开的窗户，喊着说：雨真大。这句话我说了好几遍，声音浑亮，好像小时候发现有人在树后面朝我袭击，赶紧用高叫来壮自己的胆量那样。这么大的雨。我又说了一遍，加强着高叫的语气。

走进他们的房间，朋友邢德向我问了声好。他坐在沙发上。整个房间只有两个单人沙发，他坐一边，指着另一边让我坐。坐在另



一边沙发上的人，赶紧起来为我让坐并且皮笑肉不笑地说：坐。坐。自己则到床沿那里坐下。

我把1.73米的身材伸展了一下，有条不紊地在沙发上落座，双手有教养地放在沙发扶手上，我扯了几句不沾边的话，不失时机又不露痕迹，显得自然随便大方得体，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我把我想入伙与他们一同干的想法说出来，并且附加了一个又合理又不争利益的条件：我投些钱进去，赚了利润，你们扣除些。我觉得这样说比较合适。你们已经做起来了，前期投资是要大一些。我在这样表明我的意思，并且反复说明我可以少拿些。

“可以。”邢德真诚地看着我答应了，声音里注满着昔日牢不可破的友谊之情。“过几天吧，我们商量一下——看具体怎么入。”他悠然地用手指敲着沙发扶手。

这时，我才抬起头来，正视房子里的每一个人：一个蹲在地上，是那个胖点的。另两个斜躺在床的两头，相貌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还有个高个子，一副文雅样子，浓眉大眼，鼻梁挺直，发式很好看，他一站起来，有运动员的强壮之美，足有一米八以上的身高，两条腿跟白杨树那么笔直，要不是他没穿上衣，大热天光着身子，穿上扎领带的小方格衬衣走在大街上，人们会以为他来头不小，属于上流社会有品位的那类。当时的房间，一共就我们六个人，后来又进来了一个，我不情愿目光在他身上久留，又小又矮，有点猥琐，我不喜欢这种人。除去我和邢德，他们几个从我一进来就在吸大烟，后来进来的那个，一进来也吸起来。

让我长舒一口气吧，我终于躲躲闪闪，战战兢兢，说出了广州、夏夜、大雨、锡纸、火柴，以及与之勾结的最权威的那部分——大烟——罂粟提取物。罂粟——大自然中植物的一种，二年生草本植物，全株有白粉，叶长圆形，边缘有缺刻，花红色、粉色或白色，果实球形。果壳可入药，有镇痛、镇静和止泻的作用。直到今天，只有字典为我提供过关于大烟的简介说明。过了那四年，又



经历了十二年后的今天，我才知道，大部分人和我一样无知，人类在这方面无知的程度，可悲得令人咂舌。除去专家，大多数人对毒品——大烟，所知道的全部就是可怕。

交换眼色，是他们几位对我极端不尊的惯用伎俩，几次见面都是这样，我已积聚了一肚子气。邢德说完同意，要和弟兄们商量，他们几个看着我又显出高人一等的姿态，又是交换一下眼色，然后更加傲慢地吸一口大烟，吃一小口水果，眼睛不看我。相形之下，我像是个低三下四没有尊严的人。恰在这时，那个又矮又小的家伙吸一口大烟，轻蔑地朝我干笑两声。我压抑住自己的愤怒，大拇指指甲刺破沙发上的缝线，我听到“嘣嘣”火星似地响了两下，眼睛盯住他的目光没有收回。

“想干，想入伙，过来和兄弟们吸一口。”不知是谁在小声说。

听了这句话，我心里咯噔一下，急忙转过脸去看。说话的是那位有点文雅的高个子，他把大烟向我递一下，表情温和，语气和缓，非常友好。说着话又吸一口，意思是说：你看，和我们一起吸这个，我们就会答应你的要求。这时，另外几位全都停下正在吸着的大烟，目光一起落在我身上。前两次见面，他们已经向我暗示过这个毫无道理的苛刻条件：只有和他们一起吸大烟，才肯接纳我。过了一会儿，我谁也没有看，断然站起来，走向窗口，面朝雨中的夜色略微看了看，手抚在窗台上，很用力地抓住窗沿。那时的大脑仿佛一片空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填塞的空包袱，也不想什么，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去想。我还记得脚底下有点儿滑，光着脚，穿着拖鞋，脚面上的塑料攀带粘贴在皮肉上很难受。身体的精神部分做着飞翔的样子，轻捷如燕，同时又有着沉重的起不来的铅状物灌入四肢。总之说不清当时的心情，空白的底层犹如堆挤着无边无际叫不上名字的东西在冲向我的思想。我想我应该思考一下再说，但是这个指令还未形成，自己便碟子似地转过去，面对着他们，说：“来来来，拿一点儿来。”我不愿意用软弱结束这种挑衅，“不过就是一

口烟嘛，吸一口又能怎么样。”说着，我重新回到刚才坐过的地方。沙发上有一丝凉意，爱人的手一样掠过我的皮肉，两只手也在那里得到了惬意的清凉。

锡纸、火柴、大烟，已经放好在茶几上。广州、夏日、雨夜像沉默无语的奴隶一样，被我安放在悲剧序幕的观众座席上，屋子里宁静得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只有没有人的屋子才会是那样，恰当些再恰当些比喻，我仿佛置身在一个刚刚挖掘好的坟墓当中。呼吸自然已经停止了。我已经从沙发上下来，蹲在地上。锡纸、火柴、大烟也跟着我挪到地板上。以后的吸烟，我永远保持了这个姿势。

拿起锡纸，我翻过来看，是一张红塔山烟盒纸。后来我知道红塔山烟盒中的锡纸，是吸大烟用的上乘材料。我没有用他们的烟枪，不打算今后再吸，便从自己身上掏出面值10元的钞票，用手一卷，烟枪就做成了。

我很专心，但又不得不看着脚尖的地方，我发现地面在微微地晃动，几秒钟后，仿佛是非常遥远的狂风在悄悄向我靠过来，一只手不行，我用两只手才把10元钱卷成的烟枪噙好在嘴里。手怎么不像平常那么听使唤，抖了一下就抖得厉害了。在颤抖中左手拿起烟枪，大烟已经放好在烟枪上，右手拿住火柴，在擦着火柴时，我昏花了双眼的老人似地盯住大烟看了一会儿：米粒那么大，黏稠固体状，山楂丸色，什么气味也没有。当我凑到跟前看时，又是满眼模糊。烟板下面像要掀起海面平静后的大浪，我看了一下烟板下面，火柴“哧——”地响着，擦过磷面，随着声音我便看见火柴头上亮起一朵火苗，鬼火似地跳跃着出现在我面前。方才在窗口向我涌过来的思想，还没有来得及靠近我便退下去了，脑子里出现的是空白和虚脱，风暴离我又近了一些，我强迫自己冷静点，但是实际情况却是狂风猛浪已经整个扑向我的身体和内心。我是旋涡里的一只破舟，到处都开了洞，桅杆断掉被水冲走，纤绳也没有了，四处黑沉沉的，面前是无边无际的夜色，在这黑风恶浪里，只有我一个

人为了生存在挣扎。

火柴亮的时候，我的心比火柴更亮，孩子似的感到害怕，我把我缩成一团，连眼角余光的尾巴也屏住呼吸收到火光跟前，我越是这样，他们越是不出声地专心看我，我的全身都是他们投过来的目光，我被他们包围在中间，黑蝴蝶般的眼神在我的头顶和身旁无声地飞翔着盘旋，我背对着一切，但是我听到了一切，周围确实没有声音，是置身坟道最深处的坑井里的那种情形，那里躺着的、坐着的、蹲着的都是已经没有生息的人的尸体，生气勃勃的只有游走不定闪着光斑的磷火。我颤抖的气息在不住地吹向火苗，担心火柴快要燃完熄灭，就赶紧把火苗凑到烟枪跟前，我吸了一口。

吸了一口，一切都应该过去，一切都将随着结束，我便张扬起性格中光明的旗子，打了胜仗一样，想装做没什么。然而烟板上升起的烟雾通过烟枪，刚刚扑入口腔，还没有完全进入呼吸道，我便迫不及待地大声说：“就不咋的。”“的”字还没说出口，胃里的食物就紧随其后，哗地喷出口来。我赶快往痰盂跟前跑，已经来不及了，一步都没跑出去，便喷得满地都是。邢德赶快到我跟前来给我捶背。叫我吸一口的那位一表人才，也跑过来给我捶背。我坚持走到痰盂跟前，呕吐并没有立即停止，好像五脏六腑都蛇一样要爬出来，我的食道却为他们开不了绿灯。我不停地在吐，被吐出来的污物熏得光想走开。邢德和另一位继续为我捶背，问我怎么了，吐一吐怎么样，好些了没有。我在万分痛苦中忍耐着，他们几个却在偷偷地笑我议论我，我没法听清一句具体意思的话语，但是他们的笑声和话语却结成有力的鞭子抽打在我身上。“我怎么这么没有用，连这么一点小事都做不好，叫他们看不起我。”我在想。我的心灵上所蒙受的羞辱远远超过我肉体上承受的无法忍受的痛苦。

停止呕吐后，邢德搀扶着我坐回到沙发上去。这时又有另一种不良反应扑过来折磨我，我一点儿都坐不住，天旋地转，浑身无力，四肢酥软，心跳在加快，满屋子飞旋的都是荧光灯的光柱。望



了一眼窗子，窗子顿时黑碟一样向我冲来，落进怀中，瞬间又变成了一座打击物般的高山。听力也顿时破碎成了玻璃碴子，一切声音刚一来到耳边，就被大脑里莫名其妙的东西击碎，然后抛向空中，嗡嗡作响久久回荡。尽管这样，我仅有的一点儿意志力依然在挣扎中向自己发出指示：不能让他们看出我是这么没用的人。双手努力抓住沙发扶手，不让自己软塌塌地靠着沙发，要求自己像平常那样挺直身体坐端正。

朋友邢德也许看出来了，他要扶我到床上去，叫我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叫我吸一口的那位也过来要扶我。我硬着头皮说：“没事。”“没事，就坐这。”邢德说。我推开他们不让他们扶，也不去床上休息。而我说话的声音已经连个气息奄奄的老人都不如了，我感到胸腔中没有力量推出说话的气流，一站起来，四肢就软成了面条，任何挣扎和努力都是徒劳。他们俩一边一个，我的身体就像行李一样让他们架到床边，想做做样子都办不到了，他们扶我躺下，我就乖乖地躺下了。头没有放好，颈项也软了，想叫他们帮我挪一下位置，我思量了一会儿，没有说出口来。

不知什么东西响了一下，邢德开始骂人了，叫声音轻一点。“他不吸，你非叫他吸。”我知道挨骂的是那个文雅的一表人才。他辩解说，他又不知道吸了会是这样子。他边说边走到我跟前，怀着内疚握住我的手在揉搓，之后又到我的脚跟前抚摸我的脚。邢德接下来又骂那几个嘲笑我的人。后来他们开始争吵起来，争吵的结果是很公正的：这事他们说谁也没有错，真正的过错怪他自己——文连平。

一个尖细的嗓门不留情面地指责着我的朋友邢德说：“你把他吹得有多好，吸一口大烟都是这样子——”他把后半截话咽下去没有说出口。他想要说的意思，谁一听都能听出来：文连平什么都不行，是个窝囊废而已。

乱箭向我射来，乱刀向我砍来，而且还连累了朋友，因为我使

他损失威信，遭受责骂的侮辱。情感上受了伤的创口尚未停止流血，现在又要受这种坚硬粗糙的砸打。我使劲蹬了一下腿，我感到我的体力连一只蚊子都不如，一切思想都只能在大脑中旋转，找不到恢复气力的支撑把话语变成声音，嘴唇启动了无数次，连一条缝也拉不开，眼睛都没有继续睁下去的力量了。想着想着，眼皮便不由自主耷拉下来，有气无力地合在一起。我的身体真的一动不动了，尸体一样躺进广东夏日雨夜的坟墓中。

哦——四肢伸展着也不行，体力供应不上损耗，我慢慢地像一根松紧绳松开了拉力，向中间缩回去，揪成了一疙瘩。揪得越紧，应该越能保持一点体力，好像是这样似的，可是一只无形的大手，拿出钳子般的手劲把我的四肢还有脖颈和脑袋扭结在一起，捆成一团。我突然想到想喝点水，心里有点发热，但又立即转念：不行，水不能喝。我记得吐完以后，邢德给了我一杯水，只喝了一口，喉咙里跟着就像有一只长着长脚的虫子爬下去。我咳了一下，没咳出什么来，一下子那东西就窜进肠胃，这会儿正在里边翻来覆去。我的一只手松松握住，就放在胸口的地方，和皮肉紧挨着。隔着肚皮，里边已经不是一只虫子了，而是有几十条几百条，变成了丝线结成的网状，到处都有线头一松一紧地拉动，它们时而爬得快，时而爬得慢，缠来绕去，丝丝缕缕，紧一下也难受，松一下也难受。我知道，水把烟枪上升起的烟雾冲进去了。“阿——”我蚊子似地叫了一声，邢德过来在我的脑门上摸了摸，又摸了摸我木头般的胳膊。在他手抓的地方，肌肉是麻木的，没有知觉，骨头正在松散，血液不是在体内循环，而是正悄悄地从一切打开的门闸口向外流。我动一下另一只胳膊，那只胳膊也是这样。再动腿，两条腿的反应比胳膊的情况更糟，腿已经不是我的了，和躯干连接的地方往下，直到脚梢上，和我彻底分离，相当于木偶的各个部件组合成人形摆放在一起的一个人。我知道我不行了，生命已经开始与我告别，没有一点力气，用膝盖帮着手，手认真地贴在胸前聆听自己活下去



的时间于我还有多久。一阵伤感涌上心头，如果放在平常，这样糟糕的心情，会伴随一声叹息呼吸一口空气，可是我是一具尸体，既没有吸进去的气流，也没有呼出来的气流，一动不动仍然累得忍无可忍。脑袋也无情人似地咕噜一下滚开了，向枕头下面滑去，完全掉在床上，头耷拉在塌陷的肩膀上。

身体的两头慢慢又被有力的双手抓住了，向两边拉，用力地拉，我的整个命运听任这种无形又无理的力量摆布，捆绑成一团得听他的，松开猛然拉展还得听他的。能够把各个部件组合起来，当然也可以把各个部件拆卸开来，东一个西一个地让他们全然失去关联。脑袋滚开，四肢也找不到了。我望见了我的双手和双脚，但是我无法把它们拉回来。又是最开始的反应，一切不良反应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分工有序地折磨我要弄我之后，现在他们手挽手，更紧密地一起向我扑来，扑向我的全身，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每个细胞都插满着他们占领的黑旗子。恶心想吐，酥软无力，身体像被人置放在很高很危险的地方，想向下滑，滑到低处去，到低处身体会感到踏实。同时又在向上挣扎，有人把我像沉水的舟一样要压到更低更深永远得不到救赎的地方去，我在拼命挣扎搏斗，要向上去，向水面之上努力，希望抓到救生圈，游到自己从来都不经意但却是幸福源泉的那地方去。从四肢开始，向我的意识中传达着一种可怕但很新鲜的更加痛苦的感觉。心脏在加剧跳动，我起初以为是错觉，因为我已失去了听力，但是那讨厌的听力忽然间又恢复了，我不愿听见周围的声音，可是那声音在耳边像脚步快走的节奏一样，一点一点在四肢铺就的路上向我开进，胸膛中打夯般的沉重声渐响渐离，冲锋号一样在我手靠的地方重重地吹着。这是一场体内的战争，我成了他们的战场，只有几秒钟，激烈搏斗的场面就全面展开了。从表面上看，我承载着比死更平静的肉体，一动不动保持着沉默，一点声音都没有。这是身体的秘密，我不告诉人，不说出来，有谁知道这具尸体在那个时期的死亡中，竟然发生着人类的无